

# 武魂 武情 武趣一个都不能少

## ——美国一家人在中国的“武术人生”

本报记者 陈凯文 唐强 图

### 核心提示

Jef Naayers,中文名为陈绩辉。一位地道美国的美国人,学习中国武术30余年。在美国,他曾拥有5座专门传授少林拳的武馆,在当地也是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人物。现如今,他卖掉自己的武馆,带着妻子以及7个孩子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定居。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圆了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把最本源中国武术带回美国。

“用汗水浇灌明天”的标语下,陈绩辉和他的7个孩子一起正一遍遍地练习着不同招式的武术动作。他们的一招一式虽谈不上苍劲有力,但却处处流露着认真。这是一个10月深秋的午后,发生在坐落于新郑北郊的蕙光武院训练馆里的一幕。这一幕对于陈绩辉和他的7个孩子来说就是每天的“必修课”,而这堂“必修课”陈绩辉一家已经在这里上了两个多月……



陈绩辉

### 悟“武魂”:深邃含义无止境

练完拳,陈绩辉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有说有笑地离开训练馆,此时外面下起了小雨,但一家人都没有打伞,任凭雨水打在他们身上。走在路上,他们不停地跟武院里其他同学热情地打着招呼。回到住处,泡上功夫茶,陈绩辉和他的7个孩子围坐在一起,记者开始了与他们一家人的“面对面”。“这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好,虽然语言交流还存在一定困难,但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很喜欢喝功夫茶,你们也一起喝吧。”陈绩辉一边招呼记者,一边笑着说。

与大多数外国人一样,陈绩辉走上习武之路也源自对中国武术的热爱。“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看了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对于李小龙匡扶正义、除暴安良的行为很是敬佩,我也因此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中国功夫。”为了学习中国功夫,陈绩辉拜了当时美国华人中功夫最好的武师之一的陈培为师。提起自己的恩师,

的部分,明白其中的内涵;第五阶段是将武术中的功夫和哲学两部分综合起来;第六阶段是对综合后的武术再进行一次领悟,这样才能去教别人;第七阶段是最高阶段,武术是意无止境的,真正意义上的武术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自我完善、以德服人的过程,没有终点。”陈绩辉说。

“你认为你到达了武术中的哪个阶段?”记者好奇地问。

“我?我才刚刚起步呢!”陈绩辉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寻找武术的真正内涵,就像中国人常说的‘武魂’。我认为如果没有领悟‘武魂’,即便拥有再高的功夫,那也不能算作学习过武术。我觉得只有领悟了‘武魂’才能达到学习武术的最高境界。但这太难了,因为领悟也是无止境的。”

### 享“武情”:情意绵绵深似海

陈绩辉在美国时,也算是小有名气。他在美国的各类武术比赛中频频获奖,随着名气的不断增大。陈绩辉由参赛选手变成了武术教练,随之又变成了武馆的老板。陈绩辉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的漂亮妻子莎琳就曾是他的学生。也许是受丈夫思想的影响,莎琳有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与贤惠,蕙光武院的院长张世杰告诉记者,他曾经到美国探望过陈绩辉一家,虽然有7个孩子,但陈绩辉家并没有保姆,所有的家务以及教育子女都由莎琳一人“承担”,但她仍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我的妻子给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她,我们一家人也不能从美国搬到中国来。”陈绩辉品了一口茶深情地望着刚刚从屋外送水进来的莎琳说。莎琳相视一笑,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一句话没说,默默地坐在了丈夫的身边。“起初我妻子是不愿来中国的,当她知道我很想来中国学习武术时,便非常支持我,带着孩子跟我一起来到中国。”陈绩辉感激地说,说着又深情



陈绩辉一家人

地望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妻子。

陈绩辉夫妇因武术而结缘,他们的孩子自然也离不开“武术”二字。他们16岁的大儿子名为“少林”,10岁的二儿子名为“武当”,9岁的小儿子名为“华山”,7岁的小儿子名为“华山”,5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则分别叫做“峨眉”和“金凤”。陈绩辉还有一个从小到大都跟着他的大徒弟“神武”,他也“入乡随俗”地将这个19岁男孩收为义子。“我把我的孩子都取上与武术有关的中文名字,除了方便记忆外,也是想让他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中国武术。”陈绩辉说。

### 品“武趣”:趣事多多乐翻天

虽然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九口之家,但陈绩辉一家在中国终究还是“异客”。因为“存异”,所以这美国一家人在中国“求同”时就免不了发生一些有趣的事,而这也使得他们在品尝趣事带来的快乐时更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最常说的是什么呢?”陈绩辉笑着问记者。“‘你好’和‘谢谢’。”记者答道。“NO,NO,不是这两个词,是‘听不懂’。”陈绩辉说,“有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少不了向人打听路,毕竟语言还不通,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听不懂’。有的中国人会很热心地告诉你怎么走,但他们一着急就开中文了,我们反而‘听不懂’了。”陈绩辉笑着讲完“听不懂”的故事,一下子把屋里所有人都逗乐了。

与陈绩辉经常遭遇“听不懂”的尴尬相比,他的7个孩子则很轻易地融入到中国孩子群中。张世杰告诉记者,陈绩辉的7个孩子在美

国时,都是由他的妻子“大包大揽”地照顾他们一切,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家务。但来到中国以后,这7个孩子跟所有在武院的中国孩子一样,自己动手照顾自己,洗衣服、刷鞋、洗碗都要自己来。另外他们还要参加班级的值日和大扫除。“在学校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来自美国,他们跟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都不把他们当作外国人看。”一位小学员如此评价他身边的这7位“洋同学”。与中国孩子的长时间的朝夕相处,使7个美国孩子与中国孩子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年暑假,我跟一个同学回他在商丘的老家,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农村,感觉非常新鲜和有趣。我还下了农田干农活,而且我还在他老家的学校当了几天‘外教’呢。”陈绩辉的义子“神武”谈起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非常兴奋。“也难怪我的孩子高兴呢,我带他们回美国时,他们吵着要早点回来,说这里才是他们的家。”陈绩辉说的有些无可奈何,但脸上却挂着明显的笑容。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陈绩辉贤惠的妻子莎琳到哪都“闲不住”,买菜做饭依然是她的“首要工作”。谈起自己在中国买菜时遇到的趣事,莎琳也是忍俊不禁,“在中国买菜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市场里的人很多,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买菜一般都是用手比划出来的样子,很多热情的人就会主动带着我去找所要买的菜。有的时候他们找到的菜并不是我想要的,他们就会热心地把我的意思转告给其他人,再由他们带着去找。有时候为了买一种菜,我要在市场里转上好几圈。”

武魂、武情、武趣一个都不能少,陈绩辉一家用这书写着在中国的“武术人生”。



陈绩辉一家人在训练



陈绩辉一家人参拜轩辕黄帝

# 2007 全国百强县评比取消背后

正当全国2800多个县域准备迎接百强县评比时,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一系列百强县的悄然取消。

对全国各地的县域来说,不管是榜上有名还是无名,百强榜已经内化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以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的增长方式下,榜上榜下显然两重天地。正因如此,百强县已经异化为一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当“太湖悖论”最终粉碎这种“GDP胜利者不受谴责”的模式之后,对百强县的反思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面对科学发展、和谐、民生、生态等全新的发展理念,既有的百强县评比,已经不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照片”。如果换一套考核体系,今天的“先进”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落后”。但是,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已经完成的9届百强县评比,无疑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试验,它直接提供给我们一个深入观察中国县域发展的机会。而且,百强县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次路径探索,其标杆意义与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当下,创新发展模式,谋求幸福指数,已成为另一种必然。我们期待,当下一个类似于百强县的新榜单揭幕时,能够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的新起点。

## 2007 百强搁浅

2007年度百强县取消发布的背后,蕴含着县域经济发展方式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改革的多重因子。

每年9月底到10月底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总会有一牵动全国2800多个县域的排名榜发布,这就是每年一届的全国百强县。从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发布了9届。按照排列顺序,2007年发布第十届百强县。

从9月初开始,全国各地就有多家媒体按照“常规动作”,对百强县进行了前瞻性报道,同时,各地的网络论坛上更是展开了“帖子大战”,围绕百强县的各种争论纷纷登场。实际上,最关心新一届百强榜结果的还是地方政府,大家都在揣测谁将会榜上有名,哪些将会落榜,自己所在的县域将会排在怎样的名次,哪个将会出现零的突破等等。在这种异常焦灼的心理状态中,都在等待着百强县的发布。

然而,作为发布机构的国家统计局却有些“反常”,一直到11月,国家统计局的百强县都迟迟没有发布。但最终的结果是,2007年度百强县被悄无声息地取消了。

## “反常”背后的工作转向

“正在进行全国农业普查,今年没有进行百强县的统计工作。”这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第一个权威信息。作为负责百强县统计工作的职能机构,从工作层面上来说,这是取消第十届百强县发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国农业普查是从2006年开始的一项基础性经济普查,到2007年12月,要完成数据的汇总、梳理、分析等工作。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司了解到,农业普查是今年的工作中心,而该司是直接负责百强县统计工作的机构。由此可见,工作调整是取消百强县发布的直接原因。

显然,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层面,国家统计局悄然取消2007年度百强县这一看似“反常”举动背后,是否蕴含着其他新的变化?在这种改变的背后,是有哪几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国家统计局今年的一些重大统计行动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在进行农业普查的同时,整个统计系统都开始出现工作重心的转向,更加侧重于基础数据资料的统计,以及探索像幸福指数这样一些新的统计领域。

在2007年1月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刚刚履新统计局满3个月的谢伏瞻,对2007年的工作重点进行部署,完善GDP核算方法、资源能源消耗统计、服务业统计、农业普查、筹备第二次经济普查等,成为2007年的工作重点。到今年6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在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时,谢伏瞻对下半年工作提出的六点要求中,也没有关于百强县统计的内容。

与百强县一样,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外两个重要榜单:百强市与千强镇,同样发生了许多改变。按照惯例,每年一般都会召开一次论坛,同时发布千强镇榜单,如2005年9月在东莞、2006年10月在萧山。然而,2007年的千

强镇榜单至今也没有发布。另外,2006年中国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布,只是在国家统计局第131期《研究参考资料》上进行了发布。

因此,在采访中,统计系统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各种经济排行榜来说,直接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翔实资料的基础统计,比任何一个排名都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而从2007年统计局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中,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转向正处于“现在进行时”。由此可见,2007年百强县悄然取消,正是切合了统计体系发生的工作转向。

## “太湖悖论”的冲击

从1991年开始,九届百强县评比已经历过三起三落,1993年、1995至1999年,都没有进行百强县统计,现行的统计指标体系是2000年重新启动之后采用的。恰恰是这次取消之后的改进,百强县评比获得了普遍认同。实践中,百强县测评结果已被广为引用,成为反映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甚至美国著名的投资顾问公司高盛公司,也采信这个结果,作为评价一个县市投资的方向性指标来指导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正是百强县的这种“名片效应”,造成了全国各地对百强县的追捧。

但是,相对于2000年重新启动百强县评比来说,目前面对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继续沿用原先的评比指标和方法而不加以改进的话,不仅不能反映县域经济的真实状况,还有可能出现极大的背离。”采访中,这一观点获得了统计系统工作者与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同。

对这一观点提供最好佐证的,就是今年夏天的太湖水危机事件。

太湖周围所有的苏浙县域都进入了百强县,更是在十强县中占据了2/3的席位。就在全国所有的县域都学习苏南模式,羡慕苏南县域经济的强大时,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环境危机事件。“太湖悖论”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最沉重的符号。这次危机,也是对百强县发展模式的一次最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二是评价指标体系。

## 孕育转型的新因子

其实,早在1992年5月,江苏宜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发言说:“我们的土地耕种了5000年,没有遭到破坏。我们能不能再给子孙后代5000年这样的环境?”当年,太湖之滨的宜兴在百强县中排名第14位。透过百强县的亮丽光环,“太湖悖论”引发出三大思考:百强之“强”到底是什么?现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出现什么问题?怎样的指标才能反映县域发展的实际?这些从没有像今年这样发人深省。

以百强县面临的土地问题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十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程度超过2/3。即便是在2005年国家控制了最严的时候,十强县的耕地面积还平均减少了5000多亩,“一亩地用掉了七分田”的现象十分突出。

与太湖水危机相对应,另外一个连续三届进入百强县的山西河津,在2007年3月和7月,分别被山西省环保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进行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进而,河津被山西省一票否决,不能参与百强县评比。

随着近两年来“环保风暴”越来越猛,单纯GDP数字上的“胜利者不受谴责”的言论越来越受到批评,这种忽略发展成本甚至不计代价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正在日复一日的受到来自民间和中央的双重夹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告诉记者:“一个以衡量县域GDP为主的排名方法,充其量只是说明百强县在财富创造方面是基本成功的,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这一有限领域的情况。”换句话说,百强县评比存在严重“失真”,已不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真实照片。杜志雄分析认为,“现有标准下的百强,换一套标准可能就是‘落后’。”

从2006年年底开始,中央决策层对统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一方面是促使统计工作开始转向;另一方面,也是对侧重于以GDP、财政收入为主的百强县排行榜的重大突破。

早在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出,必须完善统计制度和核算体系,切实改变单纯以GDP增长速度衡量经济发展成效和政绩的做法。为此,温总理提出了“两个抓紧建立”,即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科学、统一、权威的节能降耗考核指标体系。

于是,资源能源消耗统计被列为2007年统计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近1年的努力,11月17日,国务院下发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从明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如果成绩未能及格将面临问责和一票否决。这就意味着,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一级抓一级,一级考核一级”的要求,对包括百强县在内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是走到穷途末路。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的调研发现,由于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大多数百强县的单位产值的能耗物耗正在以惊人速度增加,以致每创造1亿元GDP所需要的投资已由十多年前的1.5亿元普遍提高到目前的3亿元以上。因此,统计工作者与专家普遍认为,现行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与中央决策精神相一致,而且与宏观发展理念的转变相悖。

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利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契机,以及统计工作重点的转变,完全可以对现行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改,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对此,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认为,“2007年取消发布,对百强县评比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毕竟,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理念都在发生改变。”

可见,2007年度百强县取消发布的背后,是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发理念的改变,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都在孕育新的改革因子。